

新儒家评传书系

贺麟 评传

宋志明 著

平淡的生活，
高尚的思想，
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

——贺麟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儒家评传书系

贺麟 评传

宋志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贺麟评传/宋志明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153-4982-4

I. ①贺... II. ①宋... III. ①贺麟(1902-1992)—评
传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1551 号

总 策 划: 王 瑞
责任编辑: 刁 娜
书籍设计: 刘 凇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3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68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自序

我和贺麟先生只有一面之识，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召开的第二届年会暨宋明理学研讨会上。1981年，我在吉林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学位，跟随导师乌恩溥先生出席在杭州新新饭店召开的这次会议，并且成为会议秘书组成员。那次会议来的人很多，大约有200多人。饭店一时容纳不下，只好在空屋子里打地铺。我自然接受这种“大串联”式的待遇，后来才调到标准房间。

海外学者陈荣捷、狄百瑞、秦家懿、刘述先等名流悉数到场；国内大家也来了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丁宝兰等先生。贺麟先生作为参加者，我同他认识。他在大病之后，语音发生变化，类似女声，除了几个身边人外，其他人都听不清楚他的声音。我原本打算采访贺麟先生，面对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瘦矮清癯的老人，只好选择放弃。

贺麟先生是一位有特色的新儒家学者，写了多篇关于新儒家的文章，但未写成专著。我几乎读了贺先生的全部文章，深深为他的真知睿见所打动，遂有本书的写成。任继愈先生在贺麟著《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中写道：“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影响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个传统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有数的专家，而他思想深处更多的是儒家入世、救世的倾向，往往被忽视。他的治学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见诸实行；他讲学偏重西方哲学，而用心却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满足于讲论的义理之学，他还要付诸实践，参与社会活动和文化变革。”诚如是言！

贺麟先生是一位有主见的新儒家学者，提出许多创见。他绝不跟风，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不能只讲陆王之学，排斥程朱之学，势必导致空疏；也不能只讲程朱之学，排斥陆王之学，势必导致支离。他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努力开辟儒学新境界。他精通西方哲学，翻译过许多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名著，但绝不当西化派。他力求“儒化西学”，把两种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思想体系。

为学者写评传是一件不好办的事情。学者往往没有多少哗众取宠的闲闻趣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感人壮举，宛如平平常常一首歌。我不能在“传”字上做文章，只能在“评”字上下功夫。至于本书能否反映出贺麟先生的思想面貌，我对读者的公论充满期待。

宋志明

2017年序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2楼思灵善斋

目录

第一章 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 / 1

清华学子 / 1

负笈欧美 / 7

执教北大 / 17

最后的抉择 / 25

第二章 华化西学觅玄珠 / 30

文化的体和用 / 30

中西哲学的异同 / 35

斯宾诺莎与中国哲学 / 39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 / 42

鲁一士与中国哲学 / 54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62

第三章 深研国学求新解 / 78

杨墨的新评价 / 78

诸葛亮新探讨 / 84

王安石新阐释 / 90

宋明理学的新评价 / 99

朱熹评说 / 105

陆九渊评说 / 112

王阳明评说 / 116

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 / 123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哲学述评 / 133

中国哲学的近代走向 / 133

西方哲学的输入与融会 / 140

孙中山哲学新解 / 146

时代思潮的梳理与前瞻 / 157

第五章 树起新心学旗帜 / 168

展望儒学的新开展 / 168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总结 / 175

创建新心学体系 / 192

第六章 逻辑主体论：心理合一 / 197

唯心论的哲学识度 / 197

合心而言实在 / 199

合理而言实在 / 203

合价值而言实在 / 213

第七章 思想方法论：直觉、逻辑与辩证法 / 220

直觉的方法 / 220

逻辑的方法 / 224

辩证法 / 230

第八章 意识现象学：自然的知行合一 / 239

“知行同是活动” / 239

“知行永远合一” / 242

“知主行从” / 245

第九章 儒者人格新论：理、欲、势合一 / 249

重塑儒者形象 / 249

合理性 / 251

合人情 / 258

合时代 / 263

贺麟评说 / 271

从阳明学到新心学 / 271

对新儒者的定位 / 282

贺麟学案 / 289

贺麟的生平 / 289

谋求儒学的新开展 / 296

贺麟评传

新心学的哲学思想 / 304

新心学的伦理思想 / 313

附 录 / 323

再版后记 / 337

第一章 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

清华学子

1902年9月20日，在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一个耕读传家的乡绅之家，一个男婴“哇”的一声来到了世间。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哲学史家贺麟（1902—1992）。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的仁兽，象征着祥瑞。父亲用“麟”作为自己爱子的名字，希望儿子给家族带来好运，长大以后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与“麟”相配，父亲给儿子定的字为“自昭”。贺麟的父亲是一位秀才，主持过乡里与县里的学政。祖上留下了一些田产，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贺家家境较为殷实，衣食无忧，父亲又是一位读书人，这对于贺麟的成长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8岁入私塾启蒙识字，从《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①也

① 贺麟. 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 中国哲学：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76.

许正是童年时代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教化，为他的心灵深深打上儒家的烙印，致使他学成之后，终于以儒学为正宗，走上了现代新儒家的道路。少年时代的贺麟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因而他既在私塾中受过旧式的训练，又在新式的学校中受过现代的教育。13岁那年，他读完小学。因他身材矮小，身体较弱，父亲和母亲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他自修两年。1917年，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入四川省有名的省立成都联中——石室中学。他收拾行装，告别养育他的小村庄，来到省城成都，开始了独立求学的的生活。

贺麟在中学时代就很有主见。他认为，为人治学应该以义理之学为本，以辞章经济为用，“哲学应当与文化陶养、生活体验相结合”^①。这种看法同宋明理学家的很接近。他很看重心性之学、为己之学，而不甚看重事功之学，这也许可以视为他新儒学思想的滥觞吧！贺麟求学的时代已不能跟宋明时代同日而语了。西方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长久封闭着的大门，曾经以“天朝大国”傲视东方的中国竟然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残酷的现实改变着知识界的学术价值观，人们开始倾心于事功之学，而对心性之学不屑一顾。可是，贺麟却不为“时尚”所动，认准了自己选择的治学方向。他的老师曾鼓励他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而他则表示，自己的志趣是“平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从此，他立下志向：一心一意地做学问，要成为一个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哲学家；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要领会最杰出的思想，要以古今中外的哲人为友，绝不虚度此生。在初中时代，他以这一指导思想安排自己的学习。他偏爱文科，对理科不甚感兴趣，学习成绩最突出的是国文课，老师夸奖他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他喜

① 贺麟. 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 中国哲学：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76.

欢结交一些好学上进的朋友，经常在一起长跑、打球、游泳、谈心。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锤炼体魄，增长见识，都表示绝不能虚度年华。

1919年，贺麟初中毕业后考入赫赫有名的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清华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为清华学校）是现今清华大学的前身，建于1911年。这是外交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办的特殊学校，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新生先读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时达到大学一二年级程度，然后到美国的大学继续学习，获取学位。清华的名气很大，当时有“古有翰林院，今有清华园”的说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學生在这所学校里荟萃。能考取这样的学校，对于贺麟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起点。在清华，他接受欧美式的现代教育。英文是一门主干课，他每天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记单词，背课文，进行读、听、写、译练习。此外，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所谓“人文科学”，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美国历史、英国文学、西方文化、第二外国语等课程。这样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学习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华学堂虽以“西学”为主，但也不忽略中学。为了开展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该校设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流学者，担任国学研究所的导师，致力于培养从事国学研究的人才。梁启超给同学们讲授“国学小史”，开始选这门课的有20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的，并没有真正听进去，最后只剩下贺麟等5名学生。贺麟倒是越学越有兴趣，听课十分认真，课后还找一些参考书阅读。他还听过梁启超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会上讲中国文学。梁启超一连讲了六七次，从屈原讲到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诗、词、赋无不涉及，边讲边背，如数家珍。贺麟听后佩服极了，深为老师渊博的学识所倾倒。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拿着一纸书单到梁启超的

寓所求教，希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梁启超热情地接待了他，建议他多读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书。为了帮助他找到进入戴震思想体系的门径，梁启超特地借给他一套戴震的弟子焦循（字理堂）的著作《雕菰楼文集》，要他回去认真研读。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贺麟迈入中国学术研究的殿堂。他不负师望，很快写出学术论文《戴东原研究指南》（发表在1923年12月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这大概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处女作。

贺麟酷爱学术，但并不是那种只会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书虫子。他也愿意走出校园到大自然中陶冶情操。1920年的暑假，他随着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开展集体活动。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独自来到荷花池畔，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欣赏着美丽可爱的大自然，体会着“此中有真意”的意境。看着，看着，诗兴大发，他留下这样一首新体诗：

我在池边坐着，
将圆未圆的月儿在树梢头照着，
将开未开的荷花在月下映着，
柳条微微地摆动，
雀儿也歌唱着，
不是池里的鱼儿乒蹦翻动，
惊我一跳，
我还忘了我在池边坐着。

他勾勒的这幅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图画，不正是儒家孜孜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吗？他的诗句与程明道“绿满窗前草不除”有异曲

同工之妙。于此可见，贺麟真情向学的心学倾向，已略见端倪。

如果说梁启超把贺麟领入中国学术的殿堂，那么，吴宓则为他开出西方学术的新天地。吴宓精通西方文学，是一位以译西方文学作品而闻名的翻译家。他以西学为专长，却倾心于国学。他曾担任文化保守主义气味很浓的《学衡》杂志的主编，1924年到清华国学研究所担任主任之职。在贺麟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吴宓教授首次为高年级开设选修课——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与技巧。英文一向很好的贺麟选了这门课，从而亲炙于吴宓门下。同学这门课的还有陈铨与张荫麟。他们三人都偏爱文科，志趣相投，结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陈铨后来成了文学家，而张荫麟成了哲学史家。选修翻译课虽然只有三名同学，但吴教授还是照开不误。他们三人学习这门课都相当努力，成绩提高很快，被同学们称为“吴门三杰”。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他曾写过一篇专论，题为《严复的翻译》，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严复的翻译技巧及特色，高度评价严复的“信、达、雅”之论，同时阐述自己关于翻译的对象及标准等问题的看法。在清华的教授中，对贺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吴宓了。正是在吴宓的影响下，他才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①。后来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把斯宾诺莎、黑格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专著译成了中文。离开清华之后，贺麟始终同吴宓教授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关系。贺麟临毕业之前到吴宓教授家辞行，吴宓为他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其中有“学派渊源一统贵，真理剖析万事基”之句，贺麟将其牢记在心，奉为治学的座右铭。1989年，贺麟在《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一书的

①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76。

《新版序》中写道：“吴宓老师（1893—1978）逝世已八年，这个册子的再版，表明我对他的怀念。”于此可见他对吴宓老师所怀感情之深。

在清华学习期间，贺麟对社会活动也很热心。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选他担任一班之长，四年级时曾一度当选为级长。到清华的第二年，校刊《平民周刊》就看好贺麟，聘请他做编辑部的编辑。到高年级，他曾担任校刊《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他花费许多课余时间组稿、审稿、编稿，工作非常认真。他居然能想办法约请到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家大师为《清华周刊》写稿，竟把一份校刊办得学术气味十足。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示威群众，造成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贺麟勇敢地投身到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参加清华“沪案后援团”，并且担任宣讲人。他放弃暑假休息时间，前往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城进行鼓动宣传，接触劳苦大众。在火车上，他读完了孙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深深地为孙中山的思想所打动，表示服膺三民主义。这种政治信仰他保持了几十年之久。通过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贺麟进一步养成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入世精神。虽然他后来没有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而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的论著中往往透出对时事政局的关注。

1926年夏季，贺麟完成了在清华的学业。他的文科成绩优秀，其他学科多为中等或及格，平均成绩为中等。他的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曾住过三次医院，再加上社会活动较多和主观上的原因，他的学习成绩受到一定影响。但他在课外的收获比课内大得多，这是无法用分数衡量的。依照清华的惯例，他的好友张荫麟临毕业前为他写了一份小传，刊载在毕业年刊上。张对他的评价是“生于诗人之乡，下笔而斐然成章。态度温和，宽厚有容，注重直觉，相信权威”。张荫麟和陈铨作为贺麟的

挚友，在肯定他的人品和学问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他的缺点，主要有“心思太杂多外骛”“有虚荣心”“主张不贯彻”“做事不快效率不高”等十条。朋友们的诤言使他颇受感动。

就要告别清华了，三位好朋友互道珍重。经过7年的学习，他们已长大成人了，已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重任：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他们的共同感受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要被别的民族轻视。”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贺麟继续走在求学之路上。1926年8月，他告别亲友，乘一艘美国客轮，驶向太平洋彼岸。

负笈欧美

1926年9月，贺麟插入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继续攻读学士学位。奥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准许黑人入学并且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同中国联系也比较密切，在山西省太原市设立一所叫作“铭贤学校”的分校。贺麟一到学校便立刻投入紧张的专业学习。学习的课程有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以及圣经等。他是班上最肯用功的学生之一，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贺麟在奥柏林大学读书，有两点最深刻的感受。第一，他感受到浓重的实用主义哲学氛围。哲学系的教师大都是实用主义者，在他们讲课的内容中常常贯穿着实用主义思想。例如，有一个教伦理学的女教师，在课堂上说：“神话是原始的哲学，魔术和炼金术是原始的科学，道德起源于风俗习惯，提高为宗教。”这是用实用主义观点解释哲学、科学和道德的起源。贺麟很快把握住教师的这一思路，写了几篇论文都得了最高分。不过，贺麟由于从小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心里对实用主义并不怎么欣赏。

第二，他感受到浓重的基督教氛围。《耶稣传》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连教学大楼也用圣经中人物的名字命名——“彼得大楼”。每星期由校长主持，全体师生在教堂中做4次礼拜，每次一小时。“宗教哲学”也是哲学系的一门主干课。讲这门课的教授将儒学讲成“中国的宗教”，认为“中国宗教把宗教的精神丢掉了，变成了理性的东西”。主讲宗教哲学的教授还把以人文主义观点看待宗教的耶鲁大学教授莫尔（吴宓留美时的老师）请来，讲了五讲基督教专题课。他在课堂中讲道，基督教原来是讲究解决个人灵魂如何得以解脱的，后来经过经院化，变成了重权威、重群体的礼教。贺麟觉得莫尔教授的这种讲法很好，便写信给他，向他请教关于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贺麟在信中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中国人注重个人精神修养也是要解决灵魂净化问题，这同早期基督教精神是一致的，不知这种看法是否妥当。莫尔教授回信说：“你提的问题很好，可惜我对中国学问研究得不够，不能圆满地回答。”他又说：“我感到东方宗教缺乏神意（Providence），因而缺乏行为的动力。”他认为中国的儒学虽主要是伦理学说体系，但也可以同基督教互相补充。

贺麟对基督教既有所认同，也有所拒斥。他认为基督教的特点是追求“无限”“永恒”，倡导勇于殉道的牺牲精神，重视道德，主张利他，这都是令人钦佩的；基督教适应近代的精神需要，对工业文明有促进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基督教教义确实有讲不通的地方，这使贺麟无法理解。有一次，帮助过许多留学生的“东方学生会”举办圣诞节恳谈会，贺麟在会上同一位牧师争论起来。贺麟说：“我们讲精神修养，你们老讲教义，灵魂不灭，这类信仰有什么意义？生死集散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宗教讲这些有什么必要？”会后，协助管理“东方学生会”的毕勒夫人对他说：“我看你很有感情，最有基督精神。”对他不肯皈依基督教并无责怪之意。后来她还寄给贺麟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贺先